

## ／何傳馨

# 王羲之報平安： 略談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

展出日期：民國九十二年十月十日～十一月二十日  
展出地點：展覽大樓二〇六陳列室

王羲之〈平安何如奉橘帖〉卷（以下簡稱〈平安三帖〉，圖一）是院藏七十件「書畫精華」之一，近年來固定於每三年輪換一次的「書畫精華展」中展出，今年逢嚴重的傳染病肆虐臺灣之後，特闢專室單獨陳列，提供關於本卷的流傳與書法欣賞的資料，也藉著王羲之的問候，為受病疫影響的眾人祈福。

### 關於〈平安三帖〉

從五世紀南朝時期以來，歷代帝王都喜好收藏王羲之等名家的信札，當時將零散的書蹟裱褙成一定長度的

手卷，後來輾轉流傳，遭到裂重裝，已不復原貌。這卷書蹟是用雙鉤廓填的方式，複製了三件王羲之的短札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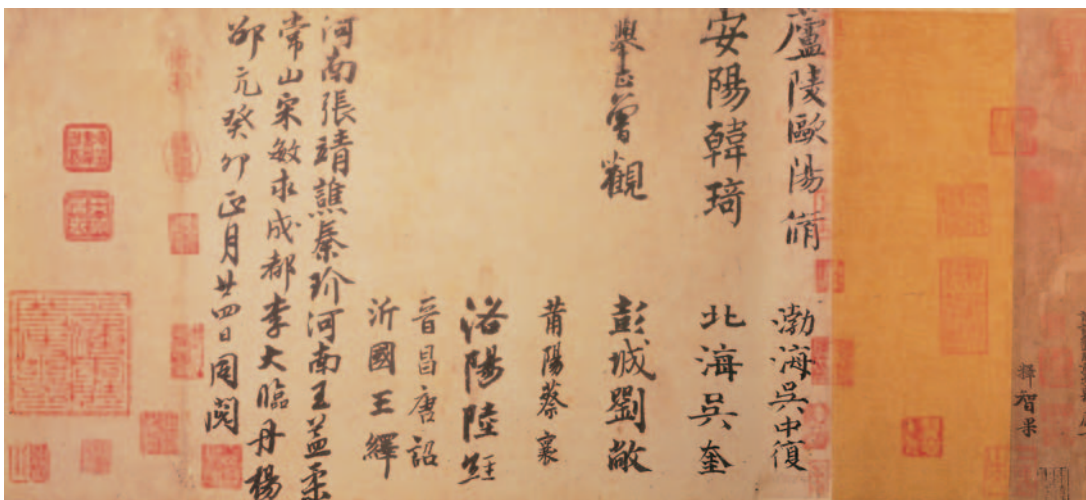
第一帖〈平安帖〉，行書兼草書，寫道：

此粗平安。脩載來十餘日。諸人近集存想。明日當復悉來。無由同。增慨。

信的開始向友人報平安，提到「脩載」其人，據推測是王羲之的堂兄弟者之，他曾作過鄱陽太守，給事中等職。以下文意並不清楚（前人斷句也不盡相同），大約是表達對其他友人的思念之情。



圖一-1



圖一-2

第二〈何如帖〉，行書，問候對方並告知近況云：

羲之白。不審尊體比復何如。遲復奉告。羲之中冷無賴。尋復白。羲之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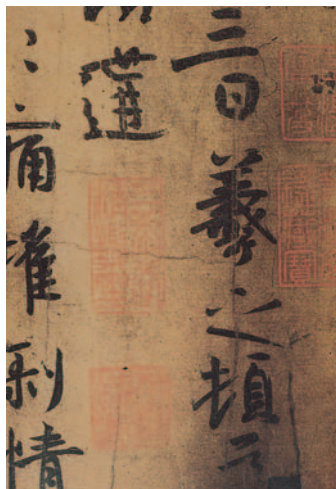
第三〈奉橘帖〉，行書，贈友人橘子云：

奉橘三百枚。霜未降。未可多得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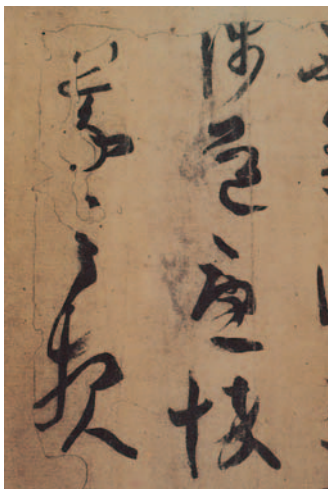
同幅紙上有四行小楷題記云：「開皇十八年（五九八）三月廿七日。參軍事學士諸葛穎。諮議參軍開府學士柳顧言。釋智果。」隔水後接紙有北宋仁宗嘉祐八年（癸卯，一〇六三）歐陽脩等題名與觀款。另接紙為明清收藏家的觀款題識。這些題記都只有簡單的識語，沒有一般書蹟所見長篇題跋或詩文歌詠。

#### 唐代王羲之書蹟的摹搨情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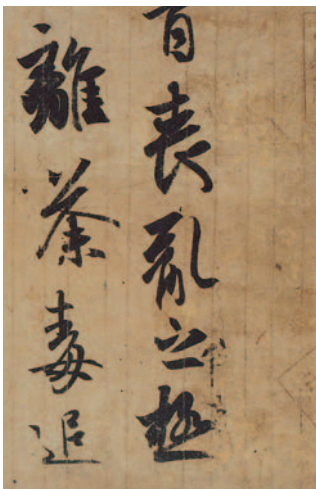
院藏題為王羲之墨蹟有五件，〈快雪時晴帖〉、〈遠宦帖〉與這卷〈平安三帖〉三件是較為可靠的摹本。〈快雪時晴帖〉多楷書筆意，〈遠宦帖〉為草書，〈平安何如奉橘〉則是典型的行書，後兩件雙鉤填墨的特徵與其他存世少數唐摹王羲之書蹟相似，在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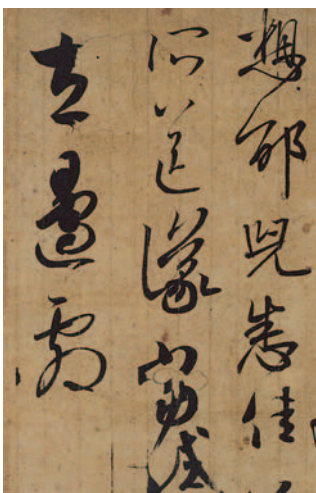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-1 姨母帖



圖二-2 初月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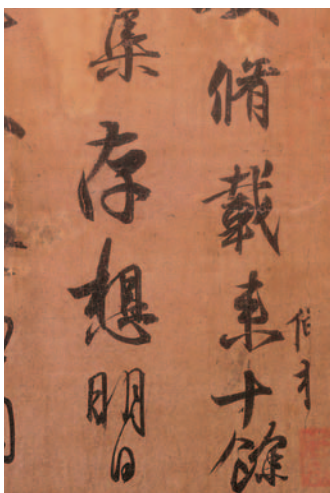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-3 喪亂帖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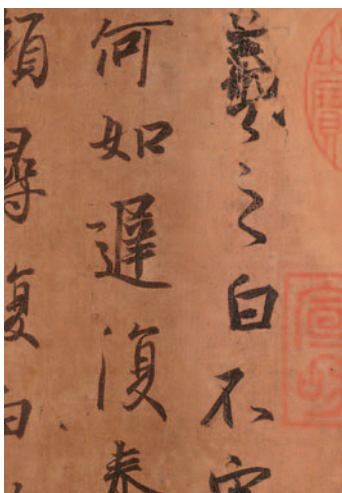
圖二-4 二謝帖



圖二-7 奉橘帖



圖二-5 平安帖



圖二-6 何如帖

鈎摹時忠實保留了原蹟的面貌。

存世王羲之帖摹本上常見以細墨線，描勒原蹟殘破處，（圖二）例如遼寧省博物館藏唐摹〈萬歲通天帖〉第一帖〈姨母帖〉，第一行有像毛髮一般的細線，描出母本殘損的樣子。同館所藏〈初月帖〉四周也清楚的以細線圈出母本的殘損處。其他如日本宮內廳藏〈喪亂帖〉、〈二謝帖〉、〈得示帖〉、前田育德會藏〈孔侍中帖〉都有類似的描線。此卷〈平安帖〉第一行右下「僧權」押署，〈何如帖〉第一行「羲」字，〈奉橘帖〉最後一字「得」也都有同樣的細線鈎勒的痕跡，推想當初雙鈎各個字的輪廓線大概也是這樣精細的線條。

此卷特別留意上下筆的牽絲映

帶，例如〈平安帖〉（圖三）第一行「來」字，三橫畫為連筆，第三筆上勾接豎畫，末兩筆逆鋒起，轉接右點，挫鋒內收，反映原蹟頓挫起伏的筆勢。第二行「明日」二字，筆畫之間也清楚的顯示勾連轉折的痕跡，其他如第三行的「當復悉」，第四行的「增慨」，〈何如帖〉（圖四）第一行的「體」，第三行的「尋」字，〈奉橘帖〉（圖五）的「霜」字，都可以看到轉筆時欲斷還連的牽絲筆觸。對照〈喪亂帖〉等相同的字，雖然運筆有快慢的差異，也同樣注意到模勒出上下筆的牽連關係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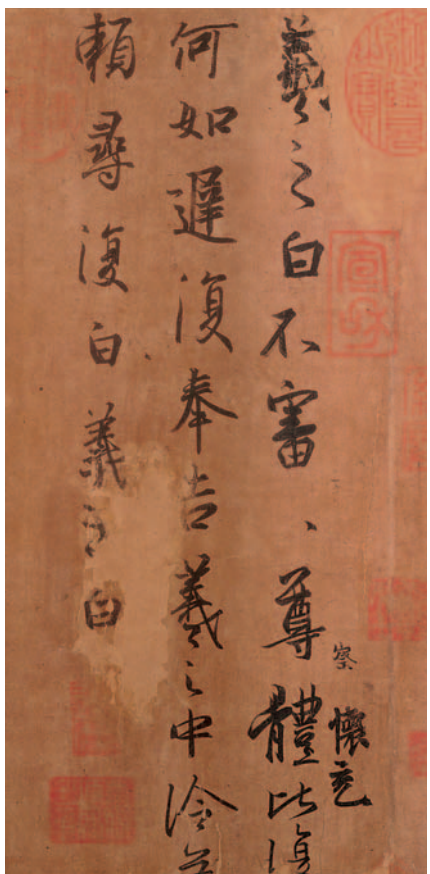
可能因書風早晚之別，或書寫心理狀態的影響，〈喪亂帖〉、〈二謝帖〉、〈得示帖〉、〈初月帖〉與〈孔侍中帖〉用筆較快速，字的粗細大小變化較複雜，摹寫者用較為枯淡的墨線描出因快速用筆產生的飛白筆觸。〈平安〉三帖的用筆較平穩，這種筆觸較少，但偶爾也可以看到相似的用意，如〈何如帖〉第二行「遲」字，第三筆豎畫，留下明顯的淡墨描痕，即是有意模擬原蹟的運筆。

以皇室之力，搜集與整理王羲之與獻之父子書蹟的措施，早在宋明帝（四六六—四七二）時已開始，此後齊

（四七九—五〇二）、梁（五〇二—五五七）到隋（五八一—六一八）及唐初，宮廷收藏因政權更替，爭伐頻繁，迭有聚散（見虞龢〈論書表〉、王僧虔〈論書〉、梁武帝與陶宏景〈論書啓〉、張懷瓘〈二王等書錄〉）。這期間史書所記載，大都是關於收藏的數量與裝治的情況，只有一則史料提到大同中（五三五—五四五）梁武帝敕周興嗣撰千字文，殷鐵石摹王羲之字以賜八王。（武平一〈徐氏法書記〉）這與原著原蹟雙鉤填墨的「揚書」不盡相同。到唐太宗時，曾於貞觀十三（六三九），下詔購求王羲之書，天下遺蹟大致歸於內府，命起居郎褚遂良、校書郎王知敬等，鑑定並監督這批書蹟的裝治。太宗尤其鍾愛〈蘭亭序〉，令搨書人湯普徹、趙模、韓道政、馮承素、諸葛貞等各摹寫數本贈近臣與皇太子諸王，這些搨書人有時也會私自搨出，流傳在外。（見武平一〈徐氏法書記〉、徐浩〈古蹟記〉、張懷瓘〈二王等書錄〉、無名氏〈唐朝敘書錄〉、韋述〈敘書錄〉、褚遂良〈右軍書目〉、何延之〈蘭亭記〉）除了摹製〈蘭亭序〉之外，馮承素曾經摹寫〈樂毅論〉（褚遂良〈搨本樂毅論



圖三



圖四



圖五

記），褚遂良也曾利用整理宮中收藏之便，臨寫了一部份書蹟。（張彥遠〈右軍書記〉）此外武則天（六二四—七〇五）從姪武平一（約卒於七四〇年）記載，高宗及武后經常以摹搨的方式，複製珍愛的書蹟，賜給朝廷或藩邸大臣，因此有模本流傳在外。素有家學淵源的鑑藏家與書家徐浩（七〇三—七八二）撰〈古蹟記〉，也提到從太宗到肅宗時，內府所藏書蹟被大量摹搨流散的情況。

#### 〈平安三帖〉的來歷與流傳

這卷書蹟的來歷大致可以從卷上的押署、題記與鈐印探索得知。細看〈平安帖〉右下角存左半邊二字，應是梁朝時徐僧權的押署。〈何如帖〉右

下有「察」字與「懷充」兩字，是隋朝姚察與梁朝唐懷充的押署。根據唐朝人的記載（徐浩《古蹟記》、張懷瓘《二王等書錄》、韋述《敘書錄》），梁、隋時傳下來的「官本」（內府所收），都有這幾位鑑賞家的署名。不過從鉤描的痕跡來看，這些押署可能是與本帖同時鉤摹的。

至於卷後開皇十八年的題名，據前人考証，隋時晉王楊廣雅好文藝，延攬諸葛穎、虞世南等百餘人充任學士，在晉王府中整理所藏法帖，此帖上諸葛穎、柳顧言、智果的押署即是當時留下的鑑定記錄。唐朝時的文獻中，也提到唐太宗所收書蹟有開皇十八年的押署。（盧元卿《法書錄》）

褚遂良在奉命整理宮中所藏王羲之書蹟時，隨手錄了一份不完整的《右軍書目》，第六卷有一則「羲之白，不審尊體比復如何（下注五行）」，有的研究者認為就是《平安何如奉橘帖》的後二帖。而第十七卷有「此粗平安」一帖，也可能是今卷的第一帖。

貞觀二十二年（六四八）唐太宗為玄奘（六〇二—六六四）新譯經論寫了一篇七百八十一字的《大唐三藏

聖教序》，頌揚玄奘西行取經及傳布經典的功業，皇太子（即高宗）也作了一篇《述聖記》附麗於後。當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京城僧等，請求將序、記二文鐫刻於金石，藏之寺宇，由寺僧懷仁等，集王羲之書，勒於碑石，碑文包含了太宗《大唐三藏聖教序》、太宗答玄奘來書、高宗《述三藏聖記》、高宗答玄奘來書、玄奘譯般若波羅蜜多心經等五個部份。懷仁在集字上，十分用心，所以整個工作到高宗咸亨三年（六七二）始完成。由於是從太宗內府所藏王羲之真蹟集出，所以可以用來對照存世的墨蹟，其中《蘭亭序》應該是主要的依據之一，其次也可以看到與《平安三帖》相同的字，如「明」、「霜」、「百」、「復」、「同」、「尋」、「降」、「不」等字（圖六），說明當時三帖原蹟確為太宗所藏。

從貞觀時期開始，逐漸建立了一套處理古代書蹟藏品的模式，如張彥遠《歷代名畫記》《敘自古跋尾押署》所說，晉、宋至周、隋御府所藏書蹟，只備列當時鑑識者名字，未有印記，貞觀時開始鈐蓋鑑藏印記，並有朝臣署名，尤其是貞觀十三年以後，由褚遂良主持鑑別與監督裝裱，並增



圖六

加許多開國元老與朝臣的參與，在每件珍貴的名蹟之後，依次列上他們的銜名。太宗所藏因後代帝王的賞賜、宮人竊取與戰亂，已遭割裂流散，至今已無實蹟可驗證。不過這種鑑賞的形式仍為後世仿效，《平安三帖》卷後還保存隋代鑑帖人的押署，另紙又有北宋人的觀款（一說從別處移來的），正可印證史籍的記載。

前人已指出此卷前隔水瘦金書題簽及宣和印不真，因此不見於《宣和書譜》記載。從卷前後鈐印考察，此卷北宋時為仁宗駙馬李瑋（一〇三五—一〇九三）收藏（米芾可能曾寓目）。南宋歸高宗（一一二七—一一六二在位）、吳皇后（一一四三—一一六二在位）為王壽衍（一二七三—一二五三）藏，明代遞傳於華夏（活動於十六世紀前半）、項元汴（一五二五—一五九〇），一六一九年張觀宸以三百金從項元汴五子玄度購得（同時以二千金購得王羲之《瞻近帖》）。清初歸張孝思、笪重光，最後入清內府，著錄於《石渠寶笈初編》。追溯起來，此卷至少將近千年的歷史，無論就保存王羲之書法典型，或印證南朝至唐代鑑賞與摹搨王羲之書蹟的歷史，都有無比珍貴的價值。